

2007年7月16日 雨

智慧，记忆是那么可靠，以至于我无法将你忘掉。

刻骨铭心，画地为牢。

所以，即使十年之后，我依然会不停地想你。

在刷牙时，在吃饭时，在走路时，在一个人对着天空发呆时，
在睡觉做梦时……

每时每刻，都不曾间断。

偶尔照镜子，仿佛都能看到，镜子里面的那个人，其实就是你。

原来想念是这样的：一旦深入骨髓，就无法将其拿出……

——选自刘建明日记《一个人的喃喃自语》

❧ 予你年华，岁月沧桑 ❧

1>

所谓依赖，是指你是黑暗里的一束光。

很多年后，当他逐渐长大，才慢慢发现这个世界上最恐惧的事情，不是夜里看着恐怖片有贞子从屏幕里面冒出来，也不是走在马路上与迎面飞驰来的车擦肩而过，更不是领到医院的那张病危通知单，而是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，你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去，却又在每分每秒地等待着死亡。

仿佛被关在酒店鱼缸里的鱼，每一天都看着自己身边的同伴远去，却不清楚哪一刻会轮到自己。

“生不如死吗？”他不停地自问。

2>

青耳大学，永远有着说不完的故事。

这里和其他学校一样：清晨六点晨读开始，校园广播里传来女播音员那甜美撩人的声音；傍晚时或许会播放一首《献给爱丽丝》，以陶冶同学们的情操。

当然，在你正蹲厕所的时候或许会在抬起头的刹那，看到厕门上写着“办证”、“四六级”或者“××× 妇产医院，无痛人流，解决您的后顾之忧”之类的话。

本来，这些跟性格内向的刘建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对于他来说，这些广告唯一的作用就是在他蹲厕所的时候，打发时间的最好东西。然后，一泻千里……

伴随着轰隆隆的冲水声，体内的排泄物被转移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，与自己再无瓜葛。

然而在他推开厕所门的瞬间，却被站在对面的颜思慧给吓了一跳。

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为什么一个女的会出现在男厕所的时候，迎面就传过来了一个更爆炸性的事情——

“我怀孕了……两个多月了。”

3>

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恐惧的事情了。

一个生命，还没开始，便已结束。

刘建明看到手术室里走出两个女大夫，其中一个满手是血的女大夫对旁边的女大夫说：“也不知道现在的学生都怎么了，每天都有几个来做人工流产的。”

旁边的那位摇了摇头道：“现在的女孩子也太不珍惜自己了，把感情和身体都当儿戏一样。”

两个人走到刘建明身边，那个被称为主任的女大夫看了看他。然后说：“小伙子，千万别随便玩弄女人的感情，她会留下一辈子的伤疤。”

接着就是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颜思慧。和之前截然不同，她脸上毫无血色。刘建明扑了上去，忙问疼不疼，想吃点什么，他好去买。但却被护士一把推开，并说：“当初爽的时候想什么了，现在才知道假惺惺？你们男人都这样，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”

被护士数落了一路，直到颜思慧被推入病房，刘建明也没敢说这孩子不是他的。

4>

第一次见到颜思慧，是在大学开学的前一天。当时他来学校报到，办完一连串的相关手续后实在饿得不行，就向学校附近的一个面馆走去。

店面很小，由于人多，就出现了拼桌的现象。他看了看周围，便选了一个美女的对面坐下来，然后点了一碗牛肉面。

面上来的时候他看到桌子上有辣椒酱，于是拿起来准备倒一些，却被对面的女子抢了过去不停地往自己碗里倒。本着好男不跟女斗的原则，他并没有和她计较。在她倒完放到桌上他又去拿时，却再次被女子抢了去不停地倒着。

辣死你！他心里念叨着。这次那女子倒完后竟毫不犹豫盖紧了盖子放到自己的包里。刘建明一下子愣在那里，心想大学果然不得了，这都可以私自带回家的。但在环顾了四周后才发现，别的桌上都没有

那样的辣椒酱。于是便明白了，这个可能是她自带的。这一顿饭吃得极其尴尬。

两个人先后吃完，付钱。正准备走出饭馆时，眼前一黑，只听到“砰”的一声——一个硕大的东西从天而降，砸到了面前的车上。接着就是走在前面的女子“啊”的一声，扑到了他的怀里。他却并没有因为走了桃花运而兴奋，而是傻傻地愣在那儿。

5>

一个女子，从楼顶跳了下来。

或者更具体点说：一个青耳大学的学生，从楼顶跳了下来。后来校园里私底下流行的版本是——她毕业后找不到工作，家里没关系也没钱，好不容易接到一家公司的面试通知后，却在第二天去的时候被告知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。

那个取代她的女子，比她漂亮，或者换一个原因，比她风骚。

刘建明看着五分钟前还活蹦乱跳的女子，现在却与自己阴阳两隔。鲜血从她的口里喷出，顺着头发一滴一滴地流下来……她的眼睛刚好向下望着，与自己四目相对。

他突然觉得，生与死只是一步的距离。当四年后自己毕业，可能走很多步，却始终不会有勇气踏过这一步的距离。

直到人至暮年，垂垂老去……

6>

世界，好小。

青耳大学有四万人，昨天遇到，今天再次遇到的概率微乎其微。

可就是这微乎其微的可能性，落在了刘建明的身上。

开学第一天的班会上，他见昨天和自己抢辣椒酱的女子从前门走了进来。本以为是同班同学，却见她走到讲台上，在黑板上写下“颜思慧”三个字后，说道：“我是你们的导师。”

她环顾教室，看见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刘建明后，微微地点了下头。

“大家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，就从最后一排的那个同学开始，一个个来。”

刘建明缓缓地站起来，走上讲台。他觉得自己的噩梦，即将开始了。

7>

刘建明给颜思慧削苹果，可由于过分笨拙，手指不小心被刀子划了一个口子。

“疼吗？”她问。

“那你呢，疼吗？”他反问。

阳光透过窗清晰地照射到她的脸上。她看了看窗外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

“你知道吗？就好像要将我全身的力气抽空一样，只觉得身体不是自己的，疼得连死的力气都没有。

“那是一条生命，是一条属于我的生命，但被我抛弃了。手术的前几天，我几乎不敢闭上双眼。因为一闭上，就感到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在对我说——妈妈，是你抛弃了我，你把我关在了暗无天日的黑暗里；既然我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，就别让我看到光；妈妈，我恨你。

“手术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好多事情既然我们无力去承担，就永远不要去做。

“那时候我恨不得让医生用剪刀将我捅死，就那么一下一下地捅死

我。我觉得，那样或许对自己是一种救赎。

“连活着的希望都没有了，光有勇气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8>

“连活着的希望都没有了，光有勇气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这是那个死去的女子，在遗书上写的一句话。后来却在青耳大学流传了开来。

所有人都在考虑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活着。

警笛声在青耳大学响了差不多一个晚上。当他躺在宿舍里望着空空的墙壁发呆，脑子里总会呈现那个女子的眼神和他四目相对。鲜血顺着车身一滴一滴地流下来，仿佛梦境一般，一次次在他脑子里重复播放着。

这种播放，伴随着他在青耳大学的每一个夜晚和寂静的时光，形成一个又一个恐怖的梦境进入他的脑海。

9>

他们两个人在医院里待了三天。

这三天，刘建明除了吃饭、上厕所之外几乎一步也没有离开她，晚上也只是在隔壁的病床上稍微休息一下。后来护士在给她换药时都会说：“这个男人不错，现在随便玩的人很多，但像这样知道负责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”

两人相视笑一笑，没有多解释什么。

晚上，他一个人在病床边给她剪着手指甲。颜思慧转过头来看看，然后问：“你真的爱我吗？即使这个样子，你也能接受我？”

刘建明看了看她，说道：“我搞不懂，你现在这个样子和我是否接受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她回答说：“爱我就听我的。去做一件事好不好？”

他毫不犹豫地答应道：“说吧，做什么？”

10>

窗外的月光，透过窗照进来，照到了她的脸上。犹豫了一下，她终于鼓起勇气说：“和夏小沫上床吧！”

刘建明听到这句，指甲刀一下子就剪到了指头上的肉，流出了血。

“你想害她是吗？你希望我和她每次做爱都在心里喊着你的名字是吗？你明明知道你所说的一切我都不会拒绝。当初对你百依百顺也好，甚至现在不顾一切、低三下四来陪你打胎也好，只是因为——我爱你，胜过爱自己。”

明明知道，不应该和刘建明在一起，却还是有那么多不愿、不甘以及不舍。

世俗的眼光会如一根根钢针，从左耳进去，贯穿整个脑海，然后从右耳出来。

疼得好似世界末日一般，恨不得整个宇宙，都与我一起灰飞烟灭。

2011年6月5日

有多少爱，才能消灭掉内心的那份憎恨？

把爱当作恨的筹码，一年又一年。

本以为当一切结束之后，就可以烟消云散了。

可烟消之后，云就一定散了吗？

纵使无可奈何，却只能与寂寞为伴。

——选自夏小沫日记《与寂寞共舞》

❧ 无可奈何，只能与寂寞为伴 ❧

1>

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店里，我第一次遇见了夏小沫。

她长得很漂亮，像影视明星一样。和她相识是因为那时候我是某摄影杂志社的编辑，她是我们杂志的忠实读者。后来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我和小沫是青耳大学的校友。

她用勺子在咖啡杯里轻轻搅动着，弄得杯子响个不停。卡布奇诺那妖娆的奶香，传入我的鼻孔。突然，杯子停止了响声。

她问我：“蓝冥，你说，该怎么死才最好呢？跳楼，不行，我有恐高症；被车撞死，那是不是死得太恶心了点？上吊，太恐怖了；要不拿刀子给自己一刀，可万一要捅偏了，还要等血流干了才能死——那时我估计不是自杀死的，是被吓死的。”

“为什么想死？”我问。

“不知道。只是，最近越来越恐惧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会睁着眼睛看向窗外的天空想——自己还有多少年可活？自己的父母还有多少年可活？”

“小时候一直以为自己不怕死，那是因为无论什么事都有父母在身边，天塌下来有他们扛着。可现在，当我一个人在异地求学，突然发现我没有依靠了，他们也老了。”

“或者说，我依赖他们太多，无法忍受若干年后他们先离我而去，剩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。”

“你说，那时候我该怎么活呢？”

她看了看我继续说：“蓝冥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才是最恐怖的吗？”

没等我回答，她接着说道：“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，却每时每刻都活在死亡的恐惧中。那样，就是真的生不如死了。”

2>

夏小沫有个姐姐，叫夏琪。十年前，夏琪是青耳大学大四的学生。怀着姐妹俩在一起能互相照应的想法，她填志愿时，才写了这所大学。

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这个城市，本以为姐姐会来接她，却始终见不到那熟悉的身影。一个女孩子，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，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，耳边不时响起火车的轰鸣声，不免觉得恐慌。她突然觉得，姐姐一个人在这里三年多，一定很孤单，或许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
“小妹妹，去哪儿啊？陪哥哥玩玩儿怎么样？”

“住店吗？二十，要不十五，干脆十块。”

“茶叶蛋啊！一块钱一个，三块钱四个。”

各种嘈杂的声音，不会因为你厌倦，就停止向你袭来。无论怎么抵抗，都会在不知不觉间侵入你的脑海。仿佛一个混乱的银色宇宙穿梭于你的眼前，分不清哪一个是自己的星球。

直至耳边传来一声喊叫：“青耳大学方向，五块钱一位。”小沫看到，是那种私自拉活的面包车，凑够几个人合乘就开车。犹豫了一下，小沫坐了上去，然后等待出发。

一路上，无论怎么打姐姐的电话都没有人接。她突然有些不安，姐姐从来没有这样子。这种不安的感觉让她觉得仿佛身上有无数只蚂蚁在爬，密密麻麻。她抱紧胸前的行李包，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，在心里轻轻地说：青耳，我来了。

汽车在城市喧嚣的街道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学校的门口。映入眼帘的不是学校的大门，而是大门对面的小吃街。然后，小沫就看到一个女子从对面的楼上跳了下来。“啪”的一下落在了停在楼下面的车上。

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恐怖的事情了。对于刚到来的女生们来说，所有人都“啊”地叫喊着，然后吓得傻站在那里。

再也没有比这更让她恐惧的事情了。对于夏小沫来说，她清晰地看到，那个从楼上跳下来的人，就是夏琪。

一瞬间，所有对大学美好的向往都灰飞烟灭。一直带给自己光亮的烛光，却是那么弱不禁风。

从此这个世界就漆黑起来了吧。

让人连舔自己伤口的机会都没有。

小沫蹲下来问自己：“你会害怕吗？”

3>

其实，又怎么能不害怕呢？在一个停留还不到两小时的城市，亲眼看见自己的姐姐死在自己面前。那种恐惧，真难以形容。

夏小沫连哭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只隔着一街道，傻傻呆呆地望着，然后一步一步地走过去。临走近的时候，连鲜血掉落的声音都能听到——滴答，滴答……

恐惧吞噬着她的灵魂，从头皮开始进入大脑——她走到姐姐身边，不顾所有人诧异的声音，手指颤抖地摸着她的脸庞。

她终于开始哭泣，眼泪不停地掉落在地，和血液混合在一起，凝聚成河——

穿越那条名为回忆的河流，直至想念的尽头。

4>

因为都是女孩，所以小沫和姐姐从小就不被家里人喜欢。从她懂事起，每逢过年去爷爷家，都听奶奶对爸爸说：“下了两个蛋，没有一个带把儿的。”还说，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就不看好妈妈，让爸爸离婚再娶。女孩子，早晚都是赔钱的货。

于是，小沫终于在八岁那年忍不住顶了一句：“你不也是女的，那你也是赔钱的货喽！”

这句话换来的就是爸爸的一个巴掌。他说：“记住，永远只可以奶奶说你，不可以你说奶奶。”其实那时候只是年少，哪知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

她捂着红红的脸，硬是没有哭出来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小沫听见奶奶喊：“这种畜生留着还有什么用？”之后奶奶随手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，向她扔了过来。

没有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那是自己的亲奶奶啊！竟然向自己扔刀子。所有人都想阻止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本能使小沫闭上眼睛，她想保护自己，却感受到了死亡的风向自己袭来。

她突然觉得自己还没活够，才八岁，刚刚上小学二年级。可这时候的小沫早已哆嗦得连跑也不会了，之后就感觉到有人抱住了她。

一瞬间，好温暖。

好像寒冷的冬日一个人在外面瑟瑟发抖，忽然被人抱紧。有肩膀可以依靠，有温暖可以依存。可却在下一秒，又被事实生生地打碎。

她听见姐姐的叫声，然后睁开双眼：姐姐紧抱自己，地上竟然是姐姐的一根手指。夏小沫慌了，愣在那里哭起来。

她害怕了，害怕见血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妈妈急忙扑了过来。用一个手帕包起手指，哭喊着带自己和姐姐去医院包扎。临离开奶奶家的时候，小沫回头看到爸爸跪在那里问奶奶：“妈，您到底要怎样？”

后来夏琪的手指被接上了，却再也无法灵活动弹，相当于一个摆设。她觉得对不起姐姐，她站在病床边，哭泣着。母亲也是如此，看着夏琪那血红的手指，眼泪噼里啪啦掉个不停。

直至爸爸赶来，妈妈近乎疯狂地对他大叫着：“夏成安，你妈究竟想怎么样？我生女儿怎么了？不喜欢可以不让我们回去，用得着这么伤害一个小孩子吗？你窝不窝囊？你女儿手指头都掉了，你就这样？”

“你叫我怎么处理？我怎么知道她那么冲动？那是我妈，我再生气能怎么办？我也知道对不起孩子，这么多年都对不起你们。可你要明白，我无能为力。”

病房外，妈妈突然坐在地上哭起来，任凭爸爸怎么拉都拉不起来，弄得附近的医生和病人都纷纷来看。

“夏成安，这日子我再也没法过了。从嫁给你一直过苦日子也就算了，还总要受你爸妈欺负。我怀夏琪七个月的时候，还要大着肚子给你爸妈做饭，做不好，你爸就拿鞋打我。七个月大的肚子，他使劲那么打，要是把孩子给我打掉了咋办？你弟媳同样是坐月子，她想吃鸡蛋，你妈就立马给煮；而我呢，自己的孩子自己哄。你说，你是他们亲儿子吗？为什么你爸妈就没偏向过咱们？我受的委屈还少吗？”

和姐姐一起透过病房内的窗户看着外面，妈妈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。夏琪用血红的手指搂着她，对她说：“小沫，我们一定要争气，让妈以后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受欺辱。”

那一刻，小沫明白，所有人都在看她们的笑话。

她看着姐姐，点点头，眼眶里的泪挣扎着，终于还是没有掉下来。

这件事对于小沫来说，是童年内心里一块阴暗的无法消去的伤疤。并时常会在深夜里隐隐作痛，提醒自己记着，她亏欠妈妈的，一辈子都无法偿还。

5>

夏琪的葬礼很简单，只有家里的一些人和她的几个同学参加。听着焚尸炉轰鸣的声音，小沫的眼睛里一直有漫天大火在不停地燃烧。她觉得，那里面烧的不是姐姐，而是她自己。

没有地方躲藏，被火焰生生吞噬。

九月的青耳已经开始有冷风吹起来。火葬场上不断有被烧过的纸屑漫天飞舞，黑色的纸屑形成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旋涡。小沫觉得，那飞舞的纸屑似乎就是姐姐在她的身边来回盘旋。

“你是夏琪的妹妹吧？”突然一个男孩子的声音传入她的耳膜。

“对。你是我姐姐的同学？”

“我是你姐姐以前的男朋友，今天来这里送她最后一程。”

“哦，她从来没和家里说过有男朋友。”

“我知道，她怕你父母说她恋爱影响学习，我也就一直默许了。她是个很好的女孩，一直很坚强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什么？”小沫转身看着他。这才发现，阳光下这个男孩是那么耀眼。

“所以凭你对你姐姐的了解，你相信她会因为找不到工作就自杀吗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们一起查清楚原因吧！好让你姐姐死得安心，怎么样？”

刹那间，夏小沫恍然大悟。

这几天她一直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却总是想不起来。现在突然想到，姐姐为什么会自杀呢？按照她的性格，工作上面对一点小挫折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

所有的秘密，或许都在青耳这座城市里。

“如果说我要查出来原因是因为她是我的话，那么你又是因为什么呢？别告诉我因为你爱她。这我可不信。”小沫带着质疑的口吻对他说。

“我叫宋新，”男生答非所问地介绍起自己来，他低下头在小沫的耳边说，“不管你是否相信，我都想告诉你——我爱夏琪，犹如生命。”

夏小沫很漂亮，初高中时就有无数男孩子给她写过情书、纸条之类的东西，也有很多人说过比这个宋新更肉麻的话。周围的姐妹从高中开始就进各种妇科医院。见得多了，让她明白，男人所谓爱你，都是为了把你骗到床上。但是这一刻，她突然在想：是不是自己某一天死

了，也会有个男孩子说爱自己，犹如生命？

她第一次相信甜言蜜语，是在姐姐的葬礼上。可姐姐，却再也听不到了。

原来很多甜言蜜语说出来，也并不一定是甜的。

6>

一切都要按照某种预定的轨道走下去。

这个地球不会因为某个人消逝而停止转动，同样，你也不会因为身边的人离去而不再继续生存。无论怎样，都要寂寞、坚强地活着。

她走上了三年前姐姐走过的道路：一个人来报到，和周围的人都不认识，然后从陌生到熟悉。从此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，再也没有可依靠的人。

开学不久，她就收到了很多情书和莫名其妙的骚扰短信。这使得同宿舍的其他三个女生都是羡慕嫉妒恨。可她却把所有的情书都揉成一团，顺着窗户扔了出去。之后就听到下面传来一个男孩子“啊”的一声。所有人都跑到窗户边向下望去，只见一个男孩子抬头向上望着。

“是他，”同宿舍的小娟说，“就是今天在班上第一个自我介绍的，好像是叫什么‘建明’还是‘贱民’。”

在那一瞬间，四目相对。小沫急忙跑下去，却在走出宿舍大门的时候因为不小心踩到一个易拉罐，一下就摔到了他的身上，而对方顺势就抓到了她胸前两个软软的东西。

接着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室友就在上面喊着：“哇，快来看，刘建明抓住了她的奶。”听到声音，所有路过的人都向这边望来。

此时，夏小沫恨不得将上面那几个女生撕成碎片，又冲着面前木然的刘建明喊道：“你还不放手？摸够没有？！”原本是来道歉的，却